

十二金錢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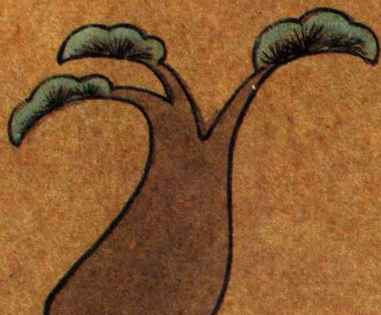
三

官白羽

原著

官以仁

改編



十二金錢鏢



评
书

十二金钗

三

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十二金钱镖

宫白羽 原著

宫以仁 改编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《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》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7.75 字数：816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册

*

ISBN 7-5378-0005-7/I·5

书号：10397·180 定价：9.95元

第三十二回 拔草寻蛇巧解暗语 临河买渡偶遇骡夫

四个镖师瞎转了一圈，竟在李家集镇甸外相遇。周季龙忍不住大笑起来。魏廉说道：“我们简直教鬼迷了。”

九股烟乔茂似笑不笑的，冲着魏廉说：“吓！你们二位倒凑到一块了。魏师傅，你不是上茅厕去？你原来独自个访下去了，不用说，一定不虚此行喽！”又冲闵成梁说道：

“闵师傅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店里那两个点子怎么样了，你都给撂倒了吧？”闵成梁摇头道：“他们溜了。”

乔茂说道：“咦，怎么溜了？这可倒好，我跟周师傅把道也淌好了，地位也琢磨定了，净等着闵师傅引诱贼人入网了。刚才我们扑回店去一看，敢情鸡飞蛋打，剩了空房子！我这么一琢磨，也许两个点子要扯活，闵爷不肯放，追下去了，我们才又翻出来。那知道闵师傅也捞空把了！这可真是，怎么回事？想必这两个点子手底下有活，拾着扎手？”

说着，他又回顾周季龙道：“幸亏是闵爷，要是撂在我身上，一准是连我也得教他们拾缀走了呢。真险哪！”说着吸了一口凉气。没影儿魏廉听了这些话，嘻嘻哈哈的冷笑了几声。

紫旋风闵成梁不由冲天大怒，抓着九股烟，厉声道：“乔师傅，你说话可估量着点！我也知道把点儿放空了，是

怨我无能；但是事机不巧，我一路追下来，竟在这里误打误撞，跟魏师傅动起手来，才把贼人放松了。我本来少智无才，只会说两句闲话；我不过奉了家师之命给俞老镖头帮帮忙，跑跑腿。说真的我本来就是废物；别耽误了你的正事。乔师傅，请你访你的吧，我别在这里现眼了，我跟你告退！”一松手，忿忿的插刀甩袖，转身就走。

铁矛周季龙、没影儿魏廉急忙一齐拉住，同声劝解。乔茂也慌了，作揖打躬的告饶道：“闵师傅别怪我，我是加料浑人，我不会说人话！”

平地风波的又闹了一场误会，周、魏二人作好作歹，才把闵成梁劝住。周季龙特为岔开这事，又问魏廉，出去这一趟，结果怎么样？

魏廉笑道：“我本来没打算踩探去，乔师傅疑心我匹马单枪的访下去了；其实我正如闵大哥所说，我也是加料废物，离开人，我半步也不敢多走。不过我刚从茅厕出来的时候，偶尔听见窗外有人弹指传声，听着好象夜行人通暗号，不由引起我多事来，要出去瞧一瞧，也许与镖银有关，我就翻墙头跳出去了。不料出去一看，墙外并没有人。我想，或者有人早溜了，我就信步瞎撞起来。一路瞎溜到镇甸外，竟赶巧遇上两个走道的人，搭伴急走，迎面而来。不知怎的，一见我，拨头就转弯；我立刻随后赶，这两人忽然施展起夜行术来。”

魏廉接着说：“我想，这也许是道上的朋友，出来拾买卖的；只是这么一个小地方，怎么会有绿林光顾？说是过路的夜行人吧，又未免太巧了，怎的偏会教咱们访镖的人碰见？当时我就上了心，把两人跟上了。谁想我只顾跟人家，

人家后面还有缀头，反过来又把我缀起来，想着也怪可笑的。我就装傻，连头也不回，直着脖子往前走，耳朵却留了神。我是要试试他们怎么通暗号的。跟了一会儿，前头那两个人竟不进镇甸，反向大路边斜岔过去，绕奔西北。却是他们走着走着，又不跑了，反而慢慢的踱起来。在我身后缀着我的那个东西，居然也把脚程放慢了；我们四人简直串成了一串。果然又缀出几箭路，前后两拨贼通起暗号来，前面的两个点子，一个矮个儿的，有意无意的忽把右手一曲一伸，立刻哗啦一响，顺手坠落下几个铜钱来。”

闵成梁默然的听着，听到这里，不禁出声道：“哦，也是铜钱，你没有拾起来看么？”

魏廉说道：“谁说不是？铜钱坠地，我也想看看丢钱的人是不是故意留暗号；因此我借着一提靴子的当儿，偷偷往后窥了一眼，俯身要拾地上的铜钱。我才刚刚的一弯腰，那后面缀着我的那小子，冷不防的给我一袖箭。他当我真不知后面有人呢！袖箭奔下三路打来，被我闪开。我一怒之下，揭开了假面具；冒充官面，喝骂拿贼。我抽刀翻身，要料理这东西。”闵成梁又插言道：“到底你拾起铜钱没有？”

魏廉说道：“拾起来了，要不是顾着拾钱，怎能挨他一袖箭？他发这一箭，明明是阻止我，不教我拾他们的暗号。这东西一箭无功，拨头就跑，我拨头就追。”

乔茂也问道：“前头那两个人怎么样了？”

魏廉说道：“前头那俩么？你别忙，听我说。我翻身追捕，这东西不知是什么意思，总在西北一带打转，似乎不愿跟我动手，又不肯离开此地。他的脚程好象不如我，眼看被我追上；这东西忽然口打胡哨，从那边丁字路口道边上，忽

然又钻出两个人，他们竟想把我围住。可是这两人也全不是我的对手，竟又奔向高粱地，钻了进去。我便要闯进去，谁知我先追的那两个人，倒追起我来。内中一个高身量的人，也使一把厚背刀，蹑手蹑脚，从后面溜来，要暗算我。被我打了一暗器，两人又翻回头，奔庄稼地。我紧追着，一步也不放松，两个东西竟又扑奔小村。我追入小村，眼看他跳到人家院内；我就窜上房，也要往下跳。不知怎么一来，把本家惊动了。一下子弄炸，好几户人家一齐喊着拿贼，放出几只大狗，乱叫乱咬。”

魏廉接着说道：“这么一搅，我也不好追下去了，那两个贼也溜了，我也只好退出来。绕到这里，忽然又看到一个人影，在埝地树林旁边打旋，我只当又是贼党了，我这才悄悄地溜过来，藏在高粱地里等着。我想这么一下子，敌明我暗，总可以出其不意，把他料理了。哪知，地里乱钻的不是贼党，乃是闵大哥；阴差阳错的瞎打了一阵。要不是听出声来，工夫大了，我准得受伤。”

周季龙听罢，说道：“吓！这小小李家集，到底潜伏着多少道上朋友啊！你看两个一伙，三个一伙的。你们三位遇上多少人？就是我一个也没遇见。”

乔茂是在店中遇见两人，闵成梁是除了店中两人以外，又遇见一个夜行人，又在双合店看见一个，刚才又看见两个人影。魏廉遇见了五个，合起来，至少也有十个。

九股烟乔茂好半天不敢多说话，此时实在憋不住，这才对周季龙说：“咱怎么样呢？还是先回店看看，还是再在这里探寻一下呢？”闵成梁默然不语。周季龙说道：“近处可以搜一搜，咱们一面搜，一面往回走。”

四个人于是又分开来，把近处重搜了一遍，一面往李家集走。四个人都是没精打采，白闹了一夜。几人将入镇甸，正由双合店后门经过，闵成梁不由止步。周季龙看出他的意思来，对乔茂、魏廉说道：“这里恐怕还躲藏着人呢！”

魏廉说道：“贼人的举动可真不小，我们总得把他们的垛子窑和瓢把子访出来，才算不虚此行。闵大哥，咱们进去搜一搜，怎么样？”

闵成梁说道：“也可以。”四面一看，蹿的窜上店房。魏廉说道：“周师傅、乔师傅给我们巡风。”魏廉说罢，跟踪也窜上去。

两人直入双合店，从房上翻落平地暗处；然后放缓了脚步，就象住店的客人起夜似的，从厕所旁边，一步一步踱过去，一径找到东房第四个门；张目一看，门窗紧闭，屋内灯光已熄。因为里面住的是行家，二人不敢大意，四顾无人，急急地抢奔后窗。俯身贴墙，二人侧耳一听，屋中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闵成梁向魏廉一点手，急忙撤身退离窗前，悄声道：“大概窑是空了。”

魏廉点头道：“我们试一试。”闵成梁复又翻回来，手扶窗台，点破窗纸往里看，里面是黑洞洞。闵成梁回手从身上取出几文铜钱，划破窗纸，抖手把铜钱放入屋内；铜钱“哗朗”的一声，触壁落地，闵成梁、魏廉急忙抽身，窜开两丈多远，四双眼睛齐注视着后窗和前门。但铜钱投入之后，屋内依旧寂然无声。

闵成梁对魏廉说：“贼人一定早已出窑了。”重又扑到窗前，轻轻用指甲弹窗，屋中还是不闻声息。两人至此爽然，立刻一纵身，出店院，越墙头，来到后街。九股烟乔茂、

铁矛周季龙追了过来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魏廉说道：“走了，只剩下空屋子。”

九股烟乔茂说道：“要是这样，索性一不作，二不休！咱们进屋搜索一下，看看他们还留下什么东西没有。反正他不是正路，就是拾炸了，有人出来不答应，咱们也有话对付他，咱们是奉官访镖。”

周季龙微微一笑。夜行人私入人家宿处，是可以的，镖行却差点事。没影儿魏廉却不管那些，说道：“屋里头我们听了两回，确是无人喘气，钻进去看看，也没有什么。这么办，我豁着进去；要是教店中人堵上了，或是屋中竟有人藏着，拾炸了，我就赶紧往外撤，我把他诱出来，你们三位就上前打岔。我也躲开了，你们也可以跟他周旋了。”

紫旋风说道：“好，那位带火折子了？”

乔茂说道：“火折子现成。”连火折子带竹筒，都递给魏廉。魏廉笑道：“这个我也有。”没影儿魏廉展开飞行纵跃的轻功，与闵文梁第二番来到客房后窗之下。

魏廉抢步当先，身躯先探，右手压刀，伸左臂，叠食指中指，再将窗格一弹，屋中依然没有动静。他暗想：反正屋中人是空了，立刻刀交左手，把鹿皮囊中插的火折子，从竹筒里抽出来；只一抖就燃起了火光，又一抖手，把火折子带火苗投进屋去。

魏廉把刀仍交回右手，闭住了面门前胸，破窗往内一看；火折子在屋内燃烧，火光熊熊，照得屋中清清楚楚，屋内空空无人。他向闵成梁低声只说得“入窑！”两个人立刻一长身，左手一按窗台，右手握刀，推开窗扇，就将刀暂作了支窗杆。魏廉腾身一跃，一个“小翻子”，轻似猿猴，掠入

屋地。

火折子散落在地上，松脂腾烟，烟火甚浓，没影儿伸手拾起，捏得半灭。紫旋风闯进梁见魏廉入窑太猛，很是担心；即忙窜出来，只探头向内张望，未肯入内，暂且留在院中，替魏廉巡风。魏廉笑了笑，身在屋中，如游风一般，倏地先往屋门一窜，验看双门扇；门扇交掩，轻轻把插管开了，急抽身到桌前，晃火折一照，看了看桌上的油灯，又摸了摸灯壶。闵成梁低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刚走的？早走的？”

魏廉说道：“灯有一点热，走了一会了。”

没影儿魏廉又到床前，床上只有一床薄褥，此外一无所有。掀褥子，看下面，枕旁褥下也没有什么。猛回头，看见前窗窗棂上，挂着一串铜钱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信手扯了下来，带在身旁。魏廉还在满屋中搜寻，床下、墙角都借火光细细的察看。

忽然，紫旋风在外面轻轻一吹口哨，道得一声：“快出窑！”飕的窜出上房去。

没影儿魏廉知道外面有警，却恶作剧的把火折丢在地上，把薄褥引燃，回身一窜，直往后窗窜出去；脚不沾地似的又作势，跃上了墙头。魏廉张目一望店院，这才看见恍恍惚惚，从双合店前院，走来一个赤臂的起夜的人，没影儿一声不响，追上紫旋风，从店房上抄过去，跳到后街。

这样经过一会工夫了，周季龙、乔茂正等得心急，也都上了房，一见闵、魏二人出来，忙凑过来，问讯道：“怎么样，人是溜了么？”

魏廉说道：“早溜了。”

闵成梁回头瞥了一眼道：“快回店吧，少时双合店一定

闹起来。”

周季龙问道：“怎的啦？”魏廉笑道：“我临走时，放了一把烟火。”

周季龙说道：“那又何必开玩笑？”

魏廉说道：“这就叫做打草惊蛇。店中人看见失火，必然闹起来。只一闹，就发觉他们屋中没人；那个卧底的朋友，再也不好在那里住了。”

四个人说话时，都上了房，往双合店房看。果然双合店惊动起许多人，哗然喊叫救火，果然乱了一阵。发现失火的房中，那个自称姓赵的客人失踪了，店中的掌柜和伙计全惊异起来。

店家也略略懂得江湖上的勾当，嗅出这把火的气味来，明明不是失慎，乃是故意放的松香火种。店中人倒疑心是这姓赵的客人，临行不给房钱，反倒放了一把火，断定他不是好人。那姓赵客人也很乖觉，他竟没有再回来。

没影儿一手坏招，果然颇收打草惊蛇之效。

九股烟乔茂暗暗佩服没影儿魏廉，心说：“他这一把火不要紧，屋中的贼人恐怕在这李家集，就没有立足余地了。店家必定猜疑他跟店伙呕气，才挟嫌放火；将来这个贼走在这条线上，也怕有点麻烦。人都说我乔九烟做事缺德带冒烟，看起来这位没影儿比我更险。”

闵成梁等四人，眼看着双合店的火扑灭，方才从房上悄悄溜走。

展眼间来到茂隆栈，天色已经不早；四人各将兵刃插好，就要越墙入店。

紫旋风闵成梁微微笑道：“等一等，咱们会给人家使

坏，也得提防人家给咱摆苍蝇。我们四个人出去一会子了，说不定咱们店屋中，也会有人给咱们来一下子。”

铁矛周季龙说道：“这可是情理上有的。”

魏廉说道：“我先进去看看。”他即从店后，飞身上了墙头，先在院里一看，店院中依然寂静无人。没影儿看明白了，飘身落下来，急急的淌了一淌道。

本来店房中难免有值夜的伙计，不时出入。魏廉循墙试探，院中昏暗，却喜没有什么声息，这才翻身回来。那九股烟乔茂已然跟踪而至，正伏着墙头，欲跳进来。魏廉忙打了个招呼，乔茂也向墙外递了一个暗号，铁矛周季龙、紫旋风闵成梁立刻窜上墙来。三个人一条线似的，轻轻跳进茂隆棧后院。

乔茂和魏廉从房上窜过来，径奔自己的房间。闵成梁和周季龙就向东绕，从那夜行人住的东房前面走进，这里也是一点动静没有。四个人分两面，来到自己住的十四号房前，闵成梁稍稍落后，要看看九股烟乔茂的举动。

九股烟乔茂果然是个老江湖，一点也不敢大意。虽到自己门口，也不敢直接进入，仍然很小心的侧耳倾听了，闪目微窥了，等到确已听出自己的屋中无人，回头来向没影儿周季龙说道：“喂！你瞧！咱们这里可真是有了人，动了咱们的底营了。”

九股烟又绕到后窗，不住向三人招手，故意俄延，竟不肯先进去。居然也和没影儿的手法一样，要过火折子来，晃着了，也抛到屋内。火光一照，屋中景象毕见；九股烟这才放心大胆窜入屋内，把屋门开了。

闵、周二人推门进来，没影儿却从后窗跳进来，顺手把

火折子拾起来，把桌上的油灯点着。四个人仔细察看屋中的情形，乔茂一看自己的行李卷，已经改了样；向着闵、周、魏三人说道：“得！人家果然动了咱们的东西了，这才叫一报还一报，咱们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”大家一检查，发现墙上，钉着个小钉，挂着这么一串钱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乔茂说道：“给我瞧瞧。”

闵成梁不语，把钱放在桌上，躺在床上去了。乔茂把鼻子一耸，将这一串铜钱取来一看，是十二文康熙大钱。

乔茂把十二文钱暗数了一遍，抬头偷看了闵、周一眼，方要说话，复又咽住。心里说：“你们不用瞧不起我，嘿嘿！咱们往后走着瞧。十二文钱，你们懂得么？”

周季龙一指那一串铜钱，对魏廉说道：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魏廉只瞥了一眼，立刻恍然，对闵成梁说道：“闵大哥，银镖的下落一准是落在这里，现在我可以看十成了。”

乔茂说道：“怎么办呢？你从哪里看出来？”

魏廉说道：“就从十二文钱看出来。乔师傅，你难道不晓得这十二文铜钱，是贼人的暗记么？”

乔茂心中一动道：“他倒看破了。”故作不懂道：“怎么见得呢？”

魏廉面向闵成梁说道：“闵大哥眼力真高。”又对乔茂说道：“闵大哥人家早就看出，贼人是拿十二铜钱做暗号，这分明影射着十二金钱俞老镖头的绰号。我和闵大哥在双合店里，也搜出这么一串铜钱来，还有一张纸条。”

乔茂矍然道：“闵师傅就没对我们说。……”

魏廉忙道：“本来还没顾得说，这纸条和铜钱都在我身

上呢。”

魏廉急将一串铜钱掏出来。周季龙、乔茂一齐凑过来，就着灯光，一同比较这两串钱。果然全是十二文康熙大钱，全是用红绳编成一串。

四个人相视默喻，忙又看那纸条，纸条上只写着一行字：“六百二十七，南九火十四，四来凤。”

乔茂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简直象咒语。”

闵成梁冲着魏廉一笑，立刻教乔茂觉察出来了，忙说：“我是个糊涂蛋！你们哪位解得出来，告诉我，让我也明白明白。莫非这是他们的暗号么？”

周季龙道：“别是他们的口令吧？……一对，二对，三对！……哦，一共十三个字，倒有九个数目字。除了数目，就只有一个‘南’字，一个‘火’字，和‘来凤’两个字。你瞧这‘来凤’两个字，许是人的名字。那连着的两个‘四’字，末一个也许不是四字，也许是个‘向’字，有姓‘向’的吧？这许是‘向来凤’。”

四个人八只眼睛，反来覆去的琢磨这十三个字。这里面乔茂最糊涂，周季龙也不明白；魏廉和闵成梁是首先看见纸条的，已经揣摹了一会子了。半晌，闵成梁“哦”的一声道：“今天是几儿？”

乔茂抢着回答道：“今天是二十七。”

周季龙眼珠一转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‘六百二十七’莫非就是六月二十七日的意思么？”魏廉道：“这一猜有谱。……”

闵、乔二人也连连点头，魏廉又道：“末尾三个字大概是人名，再不然就是人的绰号。这里最难解的，是‘南九火’

十四’五个字了，这不定是什么哑谜呢！”转向闵成梁说道：“大凡绿林中做案，暗暗通知党羽，就许把做案的方向，动手的时候约定出来，告诉伙伴。这个‘南九火十四’，也许指的是方向；下面‘火十四’三个字，莫非指的是夜四更的意思？”

周季龙想了想点头道：“八九不离十，‘南九’就许点的是靠南边第九家，‘火’字倒许是说‘夜晚点灯火’，‘十四’未必是四更天，这不是做案的时候。”

乔茂道：“是不是明火打劫，要来十四个人？”

魏廉道：“这也许是有的。”但是闵成梁却说：“那么猜，可就跟咱们寻镖的事无关了；那十二文一串钱，也没有意思了。这纸条和十二文钱确是放在一处的。我们必须认清，纸条和钱串互有关联。”

周季龙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我们必须照这意思猜。”于是四个人重新揣摹起来。周季龙把末尾的几个字，看了又看说道：“我刚才猜的又不对了。这决不是‘向来风’，道上的朋友断不肯把全名全姓露出来。”

魏廉道：“况且就露出来，也不会遗落在店中，教外人搜着。这两个‘四’字，必定另有意思。四四是一十六，二四得八，……这是什么数目呢？”越猜越猜得远了。

闵成梁道：“咱们先别猜这十三个字的哑谜，咱们先猜这条子，有什么用意？是贼人约会同党，共赴作案之地呢？还是密报同党，暗中通什么消息呢？若教我想，咱们一共是四个人，这里可有两个‘四’字。……”

紫旋风这么一解释，众人一齐道：“着啊！这话很对。”

周季龙按着这意思，联贯下去，逐字解释道：“那么‘六百二十七’说的是日期，六月二十七正是今天。‘南九’许是方向，或者就是南边第九门第九家的意思。‘火十四’就算它说的是时辰，再不然，就是咱们来了四个人。”

“四来凤”可不晓得怎么讲。总而言之，他们这一定是密报同党，暗通消息的了。”

闵成梁道：“周三哥猜的很对。不过，这‘火十四’决计另有意思。‘四来凤’倒许是说咱们来了四个人。”

没影儿魏廉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可要小心这‘火十四’。他们或者是要在夜四更天，邀人来对付咱们。”

四个人象猜谜语似的，从各方面揣测，都觉得日子很对景，人数很对景，而贼人出没窥探的举动更足参证；这十二文钱又暗暗影射着十二金钱俞老镖头的绰号。四个人又惊又喜，觉得镖银的下落现在可以说摸着门了；但是贼人今夜还有什么举动，却难以测度。

乔茂惴惴的说：“现在正好是三更已过，四更正到，咱们怎么着呢？”没影儿魏廉说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；依我说咱们吹灯装睡，他们真个的跟咱们对了点儿了，咱们正好看看他们玩什么把戏。”周季龙道：“好！咱们预备起来，可是哥们别忘了‘南九火’这几个字；这店里南房第九号门，咱们倒要探探。”闵成梁摇手道：“不用探。”乔茂道：“怎么办呢？闵师傅探过了么？”

闵成梁道：“你们全没留神，我可留神了。这里就没有九间房，哪来的南房第九门？”魏廉道：“由此看来，这‘南九房’又不对劲了。”周季龙道：“不管对不对，咱们总得防备。”